

中国文化名人
传记丛书

神秘的 无名氏

李伟 ■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无名氏 四十年代曾以《塔里的女人》、
《北极风情画》蜚声文坛，而后却沉寂无
闻。无名氏在何处，扑朔迷离……

神秘的无名氏

上海书店出版社

李伟 著

*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

神秘的无名氏

李伟著

责任编辑	<input type="checkbox"/> 郑晓方
封面设计	<input type="checkbox"/> 柯国富
出版	<input type="checkbox"/>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424号)
发行	<input type="checkbox"/>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input type="checkbox"/>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
开本	<input type="checkbox"/> 850×1168mm 1/32
字数	<input type="checkbox"/> 200千字
印张	<input type="checkbox"/> 9.25
出版日期	<input type="checkbox"/>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input type="checkbox"/> 0001-5000
书号	<input type="checkbox"/> ISBN 7-80622-535-8 / K · 55
定 价	14.80 元



无名氏近照

卜氏三兄弟：卜少夫、卜乃夫、卜幼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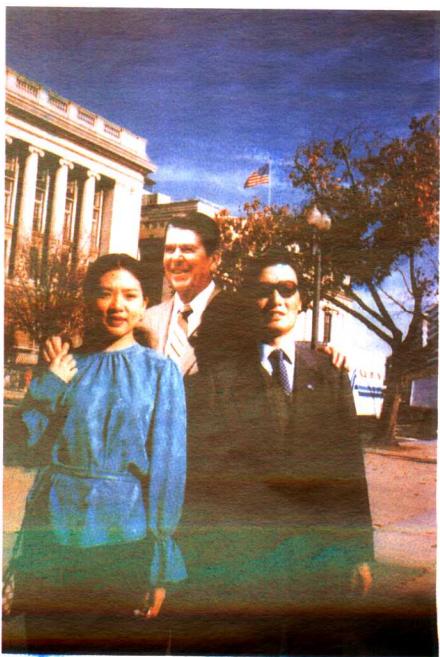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rgbook.com



无名氏和刘宝珠拍于杭州

无名氏和马福美拍于美国白宫前





无名氏 80 岁生日

无名氏手迹

崑煙暮雲遙
 烟霧色無輝
 深濱海闊柳皮星
 草延銀葉一華
 萬首風塵兩一夕
 狹玉光金粟一香
 漢物南交紅綠
 鮑皮禪主綠沙醇
 盡水敏利場

庚辰年夏月秋色三考

董慶上序于杭州

序 章

神秘帷幕里的无名氏

已经跨过半个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文坛曾经出现了一度风头甚健，以后却沉寂无闻的几位作家，把他们的名字排列起来是：钱钟书、徐𬣙、张爱玲、无名氏。

四位作家颇有相同的地方。在他们蜚声文坛的时候，正是战争年代，但在他们的作品里不见金戈铁马、炮火硝烟。钱钟书以学者的睿智观世态，采中西讽刺文学之长，以散文家之笔写新儒林百态，嬉笑怒骂皆成妙文。《人·兽·鬼》与《围城》，几乎将儒林的锢疾与丑态，一网打尽。徐𬣙追求的是“艺术上的空想”，编织“艺术的谎言”，《鬼恋》、《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吉布赛的诱惑》等等都是聪明人可以接受的艺术谎言，把一段段奇情异恋写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张爱玲是在乱世里写乱世佳人，她的小说世界里都是没落贵族、当代怨女。无名氏以初生之犊闯文坛，《塔里的女人》、《北极风情画》一炮走红，写的是异国情恋与国产的不终局的爱情悲剧。继后又有

六本《无名书稿》系列的长篇巨著问世。他那支笔，能摄魂夺魄地煽情，使人如痴如醉，语言之瑰丽奇特，世无其俦。

还有相同的是，现代文坛的主流派都容不得他们，这四位作家都不见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后来的情况有了变化。钱钟书以学术泰斗之身为世人推崇，《围城》不胫而走；海内外形成张爱玲、徐𬣙的作品热。唯独无名氏仍在神秘的帷幕里。在使人叹惜之余，有“斯人独憔悴”之感。但寂寞者不会永远寂寞。

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名氏之隐没，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外在的缘由。

说自身的原因，并不仅是 1949 年后，他才突然消失，而在 1945 年至 1949 年之间，似乎也没有哪个读者见到过他。

无名氏在何处，扑朔迷离，够人疑猜。

台湾作家高阳写道：“他在哪里呢？像罗圣提（小说《塔里的女人》中的人物）那样在深山中修道，还是在……他可知道他的著作已化作绚丽的色彩，生动的形象将呈现在广大观众之前。”

种种猜测，由此产生。

无名氏去了南非或南美。神秘的大陆容纳了这神秘的人物，似乎顺理成章。但有人不免怀疑。这个以创作为第二生命的作家，怎无声无臭地匿居，没有一字问世。这可能吗？

无名氏在新疆。新疆固然遥远，但与内地并不隔绝，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无名氏因精神分裂症住在杭州的精神病院里。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住在风光绮丽的西湖边的精神病院里，这就笼罩着一层美丽凄怨的情调，但是耶？非耶？

无名氏在香港新界的一个寺庙里出了家。他如此热爱生

活,为什么看破红尘?

无名氏在国内还健康地活着。这正是许许多多无名氏著作的爱好者所企盼的。

.....

“不见庐山真面目”,引出种种猜疑,自属正常。只有他的行踪,真为人们知悉,这些疑案自然有正确的答案。

至于外在的缘由,是他的被人误解。似乎他是一个无足挂齿,不入大雅之堂的作家。

一位美籍华裔作家丛甦,曾记实写了这样一段:

四月初(1980),在北京见到××的聚会里^①,我偶尔提起无名氏的名字,他瞠目以对,倒是和他同行的英先生却略有所思地说:“哦,是一位老作家吧……不是写《北极风情画》的那位吗?”而同时在场的另一位人士却说:“他是写性书的嘛!”

自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作家都能知道与他同时代的所有作家,但像无名氏这样抗战时期曾轰动于西南大后方的作家,在文学圈内竟会并无所闻,似乎难以置信。也许是记忆的失误。

不过,这段记实里,也可看出他的被人误解。“不是写《北极风情画》的那位吗?”这语气是不难体会的。写这种书谁会记得,大致这是言外之辞。“他是写性书的嘛!”这该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了。他虽写爱情,但和当代那些前卫的写性可以淋漓尽致的作家比是逊色的。这有他的作品可以作证。

.....

无名氏仍在人间。港台之间在70年代与80年代之交就曝光、传开。

无名氏销声匿迹是在大陆解放后。他在杭州奉养老母与悄悄地写作。

1949年后他就没有作品问世。作品是作家生命的体现物，既然作品没有了，大陆无人知道这是合乎情理的解释。

这是发生在杭州的一个真实的故事：闷热的夏夜，在月光与繁星的天幕下，乘凉的人们中有人在讲着《塔里的女人》的故事（当时无名氏的书在悄悄流传）……为罗圣提的冷酷，为黎薇的最后结局，为这爱情悲剧，有人唏嘘，有人叹息。有人发问：这无名氏现在在哪里？

他们哪里知道，在听故事的人群中就有一人是无名氏。

时光流转的几十年里，无名氏历经坎坷。他先不参加工作，不参预社会活动，明里闭门养病，暗里悄悄写作。然而他怎能不被一个个接踵而来的运动卷入。交代历史、下乡劳动、“文革”中被抄家、1968年又受友人牵连入狱达一年余……1978年他的错案平反，接着数百万字的书稿，通过种种艰难跋涉的途径，寄到了香港。主持《新闻天地》的他的二哥卜少夫为他张罗出版。

在香港与台湾，一下出版《无名氏全书》七集。这七集是：《无名氏生死下落》、《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火烧的都门》、《龙窟》、《一百万年以前》、《露西亚之恋》。这七集除《无名氏生死下落》一书是卜少夫所写外，其余六集全是无名氏的作品（旧作）。

一时惊动港台文坛，被遗忘了的无名氏，成了引人注目的无名氏。

无名氏有了下落，他的作品的爱好者出来为他正名。

香港有位作家慨乎言之说：“可能有很多成年人认为无名氏的作品不足道或不足为训，这是可悲的，我看其原因不外乎

是成年人在经历了几年的生活颠簸后，已不容易再有为生活而斗争的信心，而且一切鼓舞为生活而斗争的言词，皆被认为是作家的冲动而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事。词句缓和些的，一笑置之；词句激烈些的视为狂妄……”“一个伟大的作家就这样被踢出中国文学史吗？”这位作家的答案是：“我相信青年人不会答应。”

《塔里的女人》和《北极风情画》这两本畅销书，给他背了30年黑锅。似乎他只有这类作品。事实上无名氏1946年住杭州时，对这两本书就说了这样的话：“……不过，我对自己并不满意，我认为《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这类书，只是‘小玩意’，它们的成功，仅由于当时市场上的小说太缺少真实情感，而文字技巧又不大讲究。不少作家并不肯在艺术表现上下苦功，更不尊重读者的欣赏能力；我一直是自己极严厉的良心法官，尽管外间不断传来可喜的消息，我却并不因比踌躇满志，这时，日日夜夜，我倒不断焦灼着，不安着，因为直到此时止，我还没有写出我真心要写的那本大书《无名书初稿》。”

《无名书初稿》先后问世的有：《野兽、野兽、野兽》、《海艳》、《金色的蛇夜》、《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以外》、《创世纪大菩提》，煌煌六大卷，260多万字，就是无名氏的智慧和心血凝成的作品。书系虽分六大卷，但整个贯穿着的主题是探索人生的真谛（主人公名叫印蒂）。无名氏的创作意图是写成一部反映现代中国挣扎、苦斗、进取的知识青年的史诗。书中人物不多，但有血有肉；对人生哲理的阐发，文字的富于音乐节奏美都构成书系的特色，也显示作家的莘莘才华。

.....

对无名氏的褒与贬，肯定与否定，毁名与正名都在境外。当时信息闭塞的内地尚不得与闻。直到80年代起，内地也出

版他的著作。最先问世的也还是他的两本畅销书，即《塔里的女人》（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继其后，所出的《橄榄丛书》收进《北极风情画》。这样无名氏才重新被人提起。

90年代，1995年广州花城出版社有了更大的动作。一次出版无名氏著作六大本。虽不能说已形成无名氏热，但无名氏已为人关注是不争的事实。接着有关渠道又透露了无名氏定居台湾的信息。

看到已出版的无名氏著作和得知他下落的信息，对一个40年代就是无名氏著作的热心读者的我来说，无疑是颇为振奋的。于是试着给无名氏写信。

没有洪乔误投，更不是石沉大海，有了无名氏的亲笔回信。

一封封信，给我敞开了无名氏的神奇领域。

一本本他赠送我的著作，使我了解了他的文品与人品。

知道了他1949年以来的经历，更使人敬仰。如许厄运，如此坎坷，他无怨无悔，一颗心仍向着祖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耿耿此心，宛如屈灵均。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对大陆近十年的经改（即经济改革——笔者注）完全予以肯定，我承认大陆前途充满希望。”据他友人说，他并有意回大陆观光。

再看看他下面一段话：

假使世界上有罪恶、有腐败、有残暴，那责任是大家的，是你的也是我的。我绝不能因为攻击社会，便把自己责任推开。最要的是：我自己先得与我所攻击的丑恶分开。换言之，我先得没有丑恶。在这里，那些把社会和别人看成万恶，把自己看成崇高无

比的人，就有问题了。因为，他们这样作，并不能创造光明。他们自己所造的，就是黑暗。希望社会洁净，自己的灵魂就得先洁净。固然，“现实”的许多问题，我们不能不顾到，可是“现实”的暂时解决不能视为永恒的解决。^②

这样使我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等古训。

他不是一个文章制造商，更不是见利忘义的文人。他始终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名山的事业。“我相信，无论在艺术上、思想上，对中国和世界总有涓滴之献。——我主要野心是在探讨未来人类的信仰和理想：由感觉——思想——信仰——社会问题及政治经济。”^③他的理想和目标都是高尚的。一生执著创作，虽在极端困难下（下乡劳改）都写作不辍，对问世的著作仍不断修改（有一本书已问世 40 年，仍修改达五次），这是他的具体行动。

.....

1996 年的炎夏，我去了无名氏曾住 34 年的杭州。在走访他当年的邻居、友人、学生的谈话中，更进一步领略无名氏的精神世界。他乐观、豁达、大度。在受不公正待遇时，仍不消极、颓丧。贫病交迫时写作没有停止。“知命之年，始习书法，竟成书法家。原来外语水平不高，却自学成才，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无名氏友人语）受人侮辱，仍谦恭有礼。1982 年底去香港时（以后没有再回来），对当年侮辱他的人仍去告别留影。他事母至孝，数十年如一日。在极不愿意下，同意与前妻离婚。前妻再嫁多年，去台后犹几次给予经济资助。他告诫学生，一天睡六小时就够了，他惜时如金……这一切都是他神秘的精神世界。

.....

无名氏究竟是谁？该有答案了。

他，其实有名。卜乃夫，1917年生于南京。

柯灵先生说到张爱玲时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我觉得只要把张爱玲的名字换成无名氏，这句话也仍然适用。如果过去我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疏忽、冷落了他，今天我们应该拿出眼光，以更宽阔的胸襟，将这位有成就的作家，接纳到阅读、鉴赏和研究的范围中来。

①丛甦原写了名字，他是笔者尊敬的前辈，姑隐其名。丛甦原文刊于《台北联合报》，1980年7月21日。

②无名氏：《淡水鱼冥思》，花城出版社，136页。

③给卜少夫信，1950年。

目 录

序 章 神秘帷幕里的无名氏	1
第一章 扬州——生命之源	
独轮车从山东推到扬州	1
乡医闯入城市	3
一群俊秀的子弟	5
第二章 童年传奇	
生于迷宫似的小巷里	9
去隋炀帝巡幸的运河边	11
拜在大儒焦循子弟门下	12
被爱的春风吹拂	15
难忘的回忆	16
反对联考放弃文凭	18

第三章 负笈北平

红楼的旁听生	21
对周作人的印象	23
从俄专毕业	25
抗战烽火熊熊燃烧	26

第四章 抗战，在重庆

一份意外的工作	28
初露才华于《立报》	30
王芸生的青睐	32
出色的抗战散文	34
韩国英雄“博浪一击”	38
成了韩国政府的客卿	41
光怪陆离的李范奭	42
初恋之花没有结果	44

第五章 蜚声大西北

西安之旅的缘由	48
友人眼中的无名氏	51
“群贤”的雅集	54
《北极风情画》一举成名	56
又一次失败的爱情	59
音乐家的罗曼史	65
《塔里的女人》再次成功	66
去战地前线	68
别了，西安！	70

第六章 敲开文坛的两本小说

摄魂夺魄地煽情	72
踏破小说的残阙古垒	79